

## 吉光片羽

## 张羽函

一早一晚刮过的风已不似夏日那般酷热黏腻,而多了几分凉爽和惬意。经历了高温与湿热的漫长煎熬,人们翘首以盼的处暑节气终于来了。处暑,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,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。自此之后暑热消退,秋凉渐起。虽然高温闷热依然会持续,但它却奏响了秋天到来的序曲。

宋朝吕本中有诗云:“平时遇处暑,庭户有余凉。”处暑并非处于暑热中,这里的“处”是终止、躲藏的意思。处暑,即为“出暑”,标志着炎热夏天即将结束,天气开始逐渐转凉。“处暑”一词由来已久,在《国语》中就已出现,且明确指向了气温变化。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李尚、苏飞等人编撰的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,将其列入二十四节气。“露蝉声渐咽,秋日景初微。”此时大自然往往会给人们真实的反馈:天高云

## 心香一瓣

## 两地书,一生情

## 袁家莉

七夕前夕,先生邮寄过来一箱石榴。拆开时,几个已经裂了口,露出晶莹的籽粒。他在微信里说:“石榴裂口的样子,像人笑得合不拢嘴,得挑八颗,取‘发’的谐音。”我数了数,正好有八个裂得最开的,摆在白瓷盘里,红艳艳的。他是个典型的工科男,连浪漫都带着数字。往事悠悠,不由浮上心头。

我们分隔两地十五年。孩子三岁那年,我在一所高校任职,他去了外地创办工厂。那时还不能视频通话,长途电话又贵,书信成了最妥帖的交流方式。每周三,我总要去学校收发室转一圈。看见牛皮纸信封上熟悉的字迹,心就踏实了。信纸是工厂用的蓝色纸张,他总说是“废物利用”,我却觉得那淡淡的蓝色格外温柔。

他的信里尽是好事:新接的订单、改良的机器、工厂的改建。直到多年后他手下的小张来这里出差,才说起那时他睡在车间,泡面吃了三个月。我的回信也尽是喜讯:孩子会叫爸爸了,评上了副教授,阳台的茉莉开了十七朵。只字未提深夜独自带孩子挂急诊的惶恐,或备课到凌晨一点的疲惫。

记得有一封信特别厚。拆开是一张照片,他站在新厂房前,人瘦了一圈,背后横幅却红得耀眼。信里夹着一朵压干的木棉花,说是在工地门口捡的,“像你的性子,热烈又安静”。那年冬天特别冷,我在回信里夹了一片腊梅花瓣,

## 玉壶冰心

## 故乡诗韵

## 韩义平

天气炎热,伏天被困于空调房,湿润中格外怀念老家山水的清凉,尤其是那铺天盖地的绿。于是,雨后初晴,兄弟三人踏上了归乡路。

老家深藏于群山怀抱,村前村后两条溪流自西北、西南而来,环绕村落,于村东交汇。房屋依“人”字形缓坡而建。登东山俯瞰,整个村庄宛如一只头西尾东的“蝎子”,静卧山水之间。

故乡山多地瘠。除村边错落的小块梯田,便是连绵无尽的峰峦。远近高低的山上,生机勃勃的绿意无处不在。峭壁悬崖、岩缝石隙,都倔强地挤满茂草长藤、杂树丛花。雨后,凉风习习,山野更显静谧妩媚,鲜活亲切。满目翠峰绿屏,浓淡深浅,明黄鲜嫩,让人心醉。

近年来,两条小溪近乎干涸。幸得夏雨润泽,溪水复涌,河边草木丰茂。多数河段只闻潺潺水声,偶有稍宽处,碧水中骤然挤满云影飞鸟,倒映的青山。村子周围古木参天,枝叶蔽日,将老屋旧宅掩映其中。

遥望南山,油松经夏雨洗礼,褪去冬日的乌沉,绿得深沉鲜亮。野生次生林也枝繁叶茂,凝重苍翠。整座大山被层层叠叠的绿色包裹,即便陡峭崖壁也藤蔓丛生。偶有裸露的石头,岁月苔痕已将其染作黧黑,雨水渍痕如丝带闪

## 暑尽入新秋

淡、蝉鸣渐弱、淅沥的秋雨不期而至……

古人把处暑的十五天分为三候,“一候鹰乃祭鸟,二候天地始肃,三候禾乃登”。就是说到了处暑,老鹰开始捕猎囤积食物,草木渐渐凋零,农作物大量成熟。在我国南方地区,此时正是收获早稻、辣椒的大忙时节,北方地区的毛豆、秋薯也开始采收。人们把收获的食物进行晾晒,屋顶层叠的红色色彩与农人的吆喝构成一首秋收序曲。在一些地区的“赶秋节”上,男女老少齐聚庆丰收、祈安康。青年对歌传情与稻穗的摇曳声交汇,悠久农耕文化与民族信仰相融合,展现了淳朴风情和人们对丰收的美好期许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习俗也分南北,人们“避暑”的智慧在处暑时节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北方人开始准备“贴秋膘”,一碗羊肉汤、一只色泽金黄的烤鸭都是大补“夏耗”的首选。鸭肉经过果木烤制后香气萦绕,羊肉暖中补虚、清爽性温,可

以祛除夏季残留于体内的寒气。在两广地区,家家户户采制药材,在家中煎煮清热去火的凉茶。在江南地区,人们放起了河灯,木船缓缓划过,河灯轻轻入水,寄托着暑气消散、顺遂安康之愿。人们还会在处暑前后登高赏秋,欣赏初秋景色,呼吸清新空气。

热与寒、长与短、破与立、生与灭,二十四节气融入天象、物候、时令等古老的中华智慧,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。处暑时节“四时俱可喜,最好新秋时”的意境,如同一座桥梁,连接着狂热与凉爽、张扬与收敛。处暑是结束,也是启程。此后秋色长空带来无比惬意的清凉,大江南北迎来一年的丰收喜悦,娃娃们也准备背起书包开启新的征程。

伏去秋来,不负光阴,在每一场结束与开始之间,都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与希望。

## 碧野芳菲

## 带一株植物回家

## 王同举

喜欢盆栽是近几年的事,每每看到心仪的植物,我就设法把它移植到我家的阳台上,每日里松土、浇水,聊以度闲暇。

有一日下班时路过夜市,瞥见街边摊位上有几盆多肉,叶片皱巴巴的,唯有肥厚的叶尖还透着点浅红。摊主说便宜处理,我便花十块钱抱回一盆。翻出阳台角落积满灰尘的陶盆,学着网上的教程换盆、培土、浇水。三日后再看,多肉蔫蔫的叶片竟支棱起来了,浅红渐次漫开,像抹了胭脂的小姑娘。

兴起,收拾了一个旧鱼缸,捡来鹅卵石铺底,挖了几株铜钱草种进去。起初叶片总耷拉着,像没睡醒的孩子,后来听老友说要多晒太阳,便把鱼缸搬到阳台最亮堂的角落。没过多久,圆滚滚的叶子就顶破水面,像撑开小伞似的,在水面投下细碎的影子。风一吹,叶片轻轻摇晃,连带着缸里的水纹都跟着发软,阳光斜斜照进来,整个鱼缸都亮闪闪的。

还有那盆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薄荷,不过三寸高,随手栽进阳台闲置的搪瓷盆里,没几天竟冒出新芽,接着便疯长起来,叶片层层叠叠,绿得发亮。凑近细闻,一股清凉的气息直往鼻孔里钻。摘两把薄荷炒鸡蛋,厨房里清香四溢,连风里都带着一种薄荷味的舒爽。

每种植物都有它的秉性,盆栽也不例外。多肉原本是生长于干旱地区的植物,叶片肥厚是为了储存水分,历经千万年的风沙,才进化成如今憨态可掬的模样。铜钱草看似柔弱,却能在水洼石缝里扎根,遇土便生,见水就长,比那些娇气的名花泼辣多了。薄荷更是平凡,可浑身是宝,能泡茶、入菜,还能驱蚊虫,老辈人总说“家有薄荷,百病不愁”。

如今,侍弄这些盆栽成了我每天必做的功课。早晚蹲在阳台窗台前,看看这株是不是该浇水了,那盆是不是该松松土,用小镊子夹去枯叶,拿软毛刷清理叶片上的灰尘。看着盆栽抽新芽、开花朵,就像看着自家孩子长大,满心都是欢喜。

盆栽自古有讲究。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强调,盆栽选材需古拙苍劲,盆器宜用青绿古铜或官哥名窑,再以灵璧石、英石点缀,方能“置诸庭中,对独本者,若坐岗陵之巔”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更提倡“长盆栽虎刺,宣石作峰峦”的布局法则,主张以白石铺底、泉水滋养,以期“草石长青”。

看似不起眼的盆栽草木,却能以其生生不息的绿意抚慰世事浮沉里的人心。苏轼贬谪黄州之时,曾在东坡雪堂前种松苗,每日里看松针抽新芽,听松风过耳,他不禁感叹“人间有此清境”。文徵明尤喜养菖蒲,晨起必亲手换水,见叶尖凝露便心生欢喜,说“一拳石上起根苗,堪与仙家伴寂寥”。

等闲草木皆可修养心性,不必羡慕别人园子里的奇花异草。一盆憨萌的多肉、一缸灵动的铜钱草、一丛清爽的薄荷,把小小的阳台装扮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天地。闲暇时,坐在藤椅上,看阳光在叶片上跳舞,听微风与草木私语,这不就是触手可及的“诗和远方”吗?